

◆阿占专栏 词与物

◆信笔扬尘

◆小说世情

海边一景



阿占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一级作家。出版文学作品十余部，小说与散文作品发表、转载于《中国作家》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选刊》《新华文摘》《芒种》《散文海外版》等报刊，获得百花文学奖、泰山文学奖等奖项。

海边常见一景，不足为奇。你问什么景？老爷子们在晒太阳，三五一撮儿，七八成堆儿。只要是能出来晒太阳的，再老，腿脚也算稳扎。有的还能沿坝岸缓步倒行，似乎想让时间回春。有的把钓鱼这件事也一起做了，尽管钓上来的是蓝色水滴。

晒太阳有讲究，腹为阴，背为阳，静脉和穴位都在后背上，老爷子将背脊冲阳，眯着眼，不耽误吹牛侃山。人来疯的，竟将衣服撩起，露出老年斑、肉赘、瘰子，露出瘰疬与锈迹——不好看也要露出，晒晒“命门”和“肾枢”，这两个穴位在腰背正中，晒了补肾气，肾气一足百病除。

可终究老了，肾再好又能好到哪里去，一边晒太阳一边指点天下，才是最重要的。从世界大事到国家大事，从四面至八方，从古至今，老爷子的心都要操碎了。都说老而慈悲为怀，可争论时那互不相让的劲儿，肾气就好像从未丢失过一样。老烟嗓，老枪嗓，老风嗓，老牛嗓，管他什么嗓，都是嗡嗡的，声带里装满回音。

当然也会说起身边事。潮汐就在拦浪坝下方起落，西望可见小型海水浴场，一弯月牙状沙滩，沙细如粉，色泽泛金，放风筝的、打旁练的、露营的、卖贝壳的，都在那里。只有天文大潮，浪头怒怼到更衣室门前，沙滩不见了，人也不见了。坝岸上亦是不敢呆，浪头有魔性，每年都会卷走人，眨眼就是生死。通常在天文大潮过后的第三天，相安无事了，老爷子们重新回到晒太阳的地方，这个时候，说的都是眼前的海——一个说：除去天文大潮，每个月农历的初一、十五以后，两三天内，都会有一次大满潮。另一个说：涨潮时间每天都不同，十五天，一个轮回，回到原处。再一个说：总是这样的，一天会有两次满潮两次低潮，满潮低潮之间隔着六个小时。还有一个说：“满潮也好低潮也罢，涨得再高落得再低，总会有平潮期，半个月一次，绝了，大海呆住了，不涨不退，一动不动……”

近日凉意渐显，风干松起来，任谁的腰腿肩颈都快不少。上午十点，老爷子们吹完牛、晒完太阳、准备回家喝茶的时候，坝岸伸进大海的那一头，忽地热闹起来，咋呼声骤起，怎么回事？原来有人钓上来一条大鱼。事情是这样的：是日大早，天刚亮，钓鱼人已经开始在海边用饵料做窝，以上好的北蚯蚓做鱼饵，静候大鱼上钩。一直等到九点半，仍没动静。钓鱼人沉得住气，不急不躁，只管盯着水面。突然间，漂沉入水底，长时间没有浮上来，上钩了！

钓鱼人顺势想把鱼拉出水面，一用力，才发现，五米多长的碳纤维鱼竿被拽成了90度直角！硬拉的话，恐会竿断鱼逃。凭借着多年垂钓经验，他即刻想出了一个借力的办法：潮水涌向岸边时，顺着海浪把鱼往岸边拖；潮水往后退的时候，保持静止不动。遛足15分钟，才将这大家伙拉上来。整个过程用“惊心动魄”形容并不为过。这是钓鱼人做梦都想钓到的一条提气的大鱼啊——长70厘米，厚10厘米，重6斤8两，梭形，黑色，头大口小，“加吉王”也！

小时，我的兄弟姐妹众多，家境贫寒，父母只顾着干活挣工分，难以顾及子女，我们在奶奶的呵护下长大。而我又长孙，“爷奶疼爱长头孙”，可不是吗，那份娇宠，是弟姐妹们享受不到的。

我十分顽皮。有年，家里好不容易孵出一窝小鸡，奶奶精心喂养着，一只只长得鲜活可爱。一天，看到别人家杀鸡，我和小伙伴一起把那十几只小鸡逮住，统统杀死，丢进水缸里拔毛。奶奶见了，心疼得直掉眼泪。父亲知道了，抓起根木棍就朝我打来，来不及阻止的奶奶，扑上来用自己身子替我挨了一棍子。奶奶的肩上当时就红肿起来。父亲后悔不迭，自此之后，再也没打过我了。

我十岁时，有天天将下雨，奶奶怕堆放在户外的百多块土砖让雨淋烂，和我一起用了一个多小时把砖搬到了屋内。大概是搬砖时出了汗，又被凉风一吹，当晚我就头痛、发烧，烧得厉害时，竟说起了胡话。急得奶奶不知如何是好。迷信的奶奶，以为是搬回来的砖放错了地方，使我生病了。她挪动着一双三寸小脚，

婆婆的小竹椅

聂江渔

有食欲了；新鲜的豆角炒过之后，翠绿变成翠绿，泛着油光，儿子早就抓在手里，烫得龇牙咧嘴，嚷着好好吃！锅里的菜我们上不了手，婆婆在行，拿块干净洗碗布，轻轻转动一下，菜碗就从米饭里拔出来了，再一碗碗摆上锅台，接着端到小桌子上。大碗小碗摆满桌，我们就围坐起来。此时婆婆还没上桌，她还有最后一道程序，做锅巴汤。米饭盛干净，厚厚的锅巴又黄又脆，米汤倒下去，一道白色蒸汽飘起，发出嘤嘤的跳跃声，婆婆用锅铲绕锅边铲了一圈，和几下，盖上锅盖，再到桌边吃饭。那把小竹椅是婆婆的专座，婆婆一坐下，我们才开饭。

婆婆刚坐下，就开始夹菜，好吃的先分给小孙子，再分给我和老公，她和公公却互相让着，谁都不会去吃那最后一块，肉啊，煎蛋啊，或者他们认为新鲜好吃的，留到最后，还是留给了小孙子。吃了米饭，再吃一碗锅巴汤，胃里就暖和了，熨帖了。

吃完早餐，公公洗碗，婆婆又坐在小竹椅上接着搓衣。我和老公牵着儿子，要么去屋边转转，菜园，田野，山丘，到处都是我们的乐园。中餐、晚餐基本都是差不多的情形。吃完晚饭，大家围坐在一起看电视、聊天，婆婆还是坐在她的小竹椅子上，一边看电视，一边剥豆子，或戴着老花镜做些针头线脑的活计。

三十几年过去了，婆婆的那把小竹椅还是

她的专座，所不同的是，椅子已由竹青色变成老黄色，椅面上磨得亮光的，扶手边多了两根拐杖，婆婆坐进椅子半天起不来，拄着拐杖努力爬起时，小椅子就会吱吱呀呀叫唤开了，仿佛不堪重负，仿佛是累了。婆婆老了，椅子也老了，冬天，老竹子冰凉冰凉的，婆婆就用旧毛毯垫在上面，她自己则里三层外三层穿着厚厚的毛衣、羽绒服，小小的竹椅早已盛不下这样宽大厚重的婆婆了，可她还是离不开它，还是天天坐在小椅子上，聊天、看电视，或者看天。

这两年，婆婆的竹椅旁又添了一把小竹椅，那是公公的专座；这把小竹椅没有婆婆那把椅子光亮，但也是老黄色。公公年轻时是村里的文书，每天吃完饭就去了村里，所以他的座椅那时候谁想坐都可以坐。如今公公也八十岁了，那把老竹椅也成了他的专座，每天从早到晚，老两口坐在椅子上聊天、看电视，或者看天。

公公婆婆最开心的事就是在外工作的孙子回来了，一家人坐在各自的座椅上，婆婆微笑着望着孙子：“么时候带女朋友回来呀？在你旁边再加个小凳子……”儿子笑着说：“快了，快了。”“好，好，好！”老两口齐声笑了。

婆婆的小竹椅由竹青色变成了老黄色，现在他们最期盼的，就是在旁边再加几把竹青色的小竹椅。愿这温情也伴着岁月，一代一代传递下去。



「蜻」投意「荷」
孙世华 摄

◆山川故园

霍山县立南乡第二完全小学

汪小川

1920年代中后期，在皖西山区，一个县只有很少的几所小学，完小更少。霍山县立南乡第二完全小学，1928年在青天诞生，就成了一件轰动远近的大事。青天诞生属岳西县，当年叫上清保，历来是汪姓历代聚居的地方。那里交通闭塞，文化落后，固然方便反动势力滥施淫威，但也有利于革命力量潜伏集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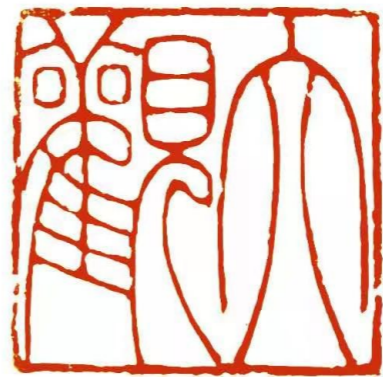
1927年“4·12”反革命政变后，部分共产党人和革命者，逐渐由长江沿岸各城市潜回乡间，倡办学校，启发民智，给乡人灌输革命思想。

青天诞辰汪寅斋，曾在安庆上学多年，受过第一次大革命的洗礼，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27年秋后，他回到了家乡，在汪全润等一些青年的支持下，力主把汪氏宗祠改作校舍，把宗祠每年收入的租谷拿出来作办学经费，并同汪姓中保守势力展开了斗争。当年，这件事不仅老乡绅老族长们反对，一般人受习

惯势力影响，对于把孝敬祖先的东西拿来办“洋学堂”，也不赞成。几经周旋、协商和努力，反对办学的旧派让了步，主张办学的新派得到了众多人的支持，这一让一得并不是孤立的，由于第一次大革命的洪流冲刷了大半个中国，山沟里的人知道了，世道在变，也要顺应潮流了。

县立第二完小于1928年春节刚过正式开学，一些原在读旧书的孩子都转去了，一至五年级各一个班，学生共200余人。当时被乡绅骂为“拿了外国好多洋钱”的汪寅斋，当了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校长，并从金寨和霍山两县请来两位共产党员教师——王盛楷、杜衡香，给高年级班教语文和算术。他们带来了那时所能找到的一切进步书刊，如郭沫若、蒋光慈、高语罕等的著作。约40个高年级班学生，在王、杜老师的培养教育下，逐渐接受了不满旧社会、憧憬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思

想。至1929年秋，有三位同学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成立了团小组，该年底正式成立了团支部，团员发展至七人（青年农民二人）。县立第二完小就这样为革命悄悄地培养了一批地方人才。



父亲三十多岁就去世了，爷爷幼年和青少年时吃苦太多，体质太差，爷奶结婚后，家里有点营养的食品都被奶奶收起来，只为爷爷开小灶。只有我出生后，才能和爷爷分享，因为我体质也弱，更因为我是“长头孙”。

奶奶去世前，一双眼睛总不住地向门口张望，她盼望着孙子能回来让她看最后一眼，当我赶回家，奶奶已断气多时，但双眼还是半睁着的，痛哭失声的我，跪在奶奶灵床前，轻轻抚摸着奶奶的脸庞，在我的抚摸下，奶奶的眼睛终于合上了……

奶奶出生在重阳节。她健在时，一家人热热闹闹陪她过生日。每年的这一天，是她最快乐、也是最忙碌的一天。天没亮她就起来准备中餐了，她的腿伤残后也是这样。那时我没感觉这一天有什么不同，总以为为奶奶的笑容会陪伴我们一起变老。有一天，她忽然走了，将她的笑容留在了我们的梦中。从此重阳节我不再登高，“但将酩酊酬佳节，不用登临恨落晖”。

离去的奶奶常回我梦中。梦里，奶奶总是用她那双慈爱的眼睛看着我……

别问我是谁

马建忠

第七天。中年男人坐在宽敞的客厅沙发上发愣，不时把头埋在柔软毛毯里。屋外暖意融融，刚刚停掉暖气的屋里却有些冷。他打个冷战，把毛毯铺开盖在身上，一股暖流传遍周身。

这时，电话铃声响起。他接通电话，里面喊了声“爸”。

中年男人皱了皱眉说：“是你。”显然他记起了什么。

半年前，大约也是这个时间。中年男人给女人吃完药，准备去公司看看，哑了好久的座机响起来。

“爸，是我。”这个声音如此熟悉，中年男人喃喃着，竟然流下了泪水。

“爸，我有急事跟您商量一下。”

“爸，是我。”

“什么事，你说。”

“我现在出国实习需要五万元。”

他缓过神来，沉吟不语。

“爸，对我来说这是个难得的机会，整个系就俩名额。”

他仍保持沉默。

“爸，这次出国关乎我一辈子的前程。”听得出，那头有些迫不及待。

他还是克制自己。

“爸，您就那么爱钱？钱难道比我，比什么都重要？”

中年男人长出了一口气，缓缓地说：“这样吧，钱我可以转给你，但有个条件你必须答应。”

“您说，我一定答应。”里面传出坚定的声音。“你妈妈刚睡下，三个小时后，你打电话过来，我让你妈妈跟你通话，然后我会把钱转给你。”

“行，好的，我现在把卡号告诉你。”

“我的话没说呢？这笔钱，我分五次打给你，每月打一次，每次一万。”

“这恐怕不行吧……”

中年男人打断他的话，“你别再啰嗦了，否则一分也不会打给你。”

“好吧。”一种无奈的声音。

“再有，你每个月给我打个电话，跟你妈妈聊聊天，聊完后才会给你打钱。”

“爸，这没问题。”

时针刚刚走过三个小时，电话准时来了。中年男人把电话递给睡眼惺忪的女人。

“强儿，你的学习很忙吧，上次我病了，整天胡思乱想，想见你，想给你们学校打电话，可你爸爸说会影响你的学业……”女人珠珀似的说个没完。

“妈，现在在我的学习任务很重，等忙过这阵子我一定回去看您。”

女人高兴了，又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这娘俩才结束那场通话。中年男人只记得谈到最后电话里说了句：“妈，再见，以后每个月我都会给您打电话。”

那以后，连续四个月女人都准时接到儿子打来的电话，娘俩开心地聊个没完。

“爸，我现在把那五万块钱转给您，告诉我一下卡号吧。”

中年男人有些诧异，忽然觉得这件事可能会说没说了，或者说他要用信任赌一次生活中的不平常。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卡号告诉了儿子。不一会，手机响了，低头一看，卡上转进来五万元钱。他一下子蒙了，这究竟是什么套路？

“谢谢您，没有拆穿我，并且把钱按时转给我。”中年男人脱口而出：“钱收到了，谢谢！”

瞬间，“谢谢”二字吓了两个人一跳，彼此都在想，为什么这么说。

一番支吾后，电话里问：“我始终不明白，您的儿子为什么不给你们打电话？难道真的是学业太忙？”

中年男人压抑很久的感情闸门仿佛被打开了，说：“你的声音像极了儿子南强，感谢这么长时间里，你成了支撑他妈妈的精神支柱。”原来南强是他们的独生子，准备读博的他为了救两个落水儿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，而他的妈妈恰恰在那时被医院确诊为白血病晚期。

中年男人接着说：“南强的妈妈一直把儿子作为她的精神支柱，为了能亲眼看一下儿子，她与病魔展开了顽强的抗争。在那时，我怎么能告诉她，我们的儿子已经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我这些日子忙于挣钱没能准时给您打电话，快让妈妈接电话吧！”

中年男人禁不住哽咽起来，说：“她……已经走了。”电话那边的陌生人喉咙也哽住了。过了好一会，陌生人说：“谢谢您打给我的五万元钱，延长了我母亲几个月的生命……”

屋外艳阳高照，屋内随之温暖起来。